

# 漫畫天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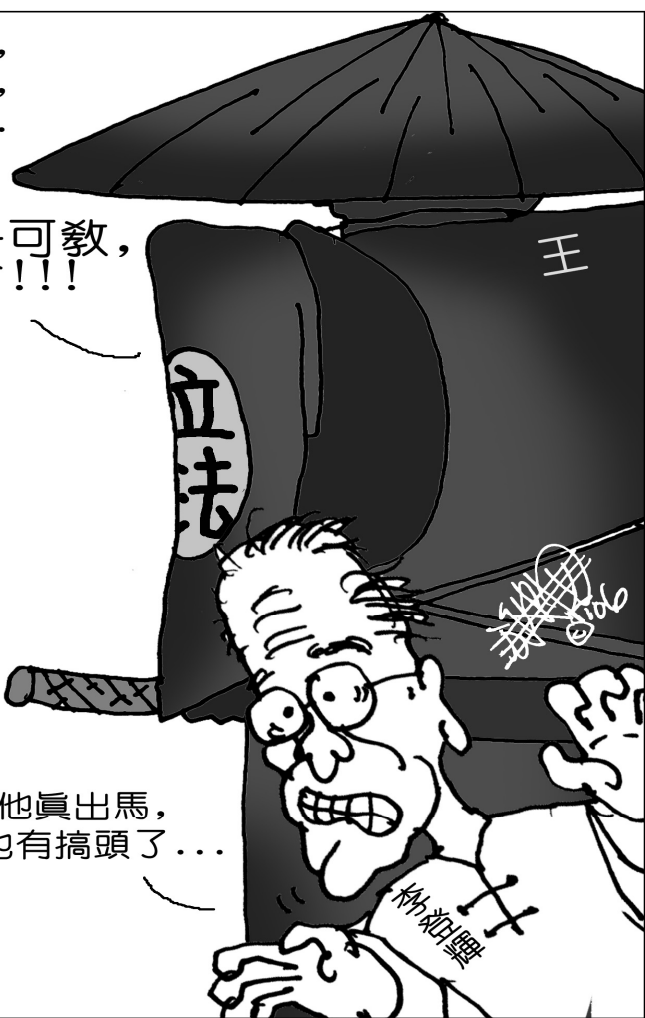
圖：仇錫榮、游建國

若有王公出面組閣，  
必能成為藍綠共主，  
阿扁願虛位已待...



孺子可教，  
哈哈!!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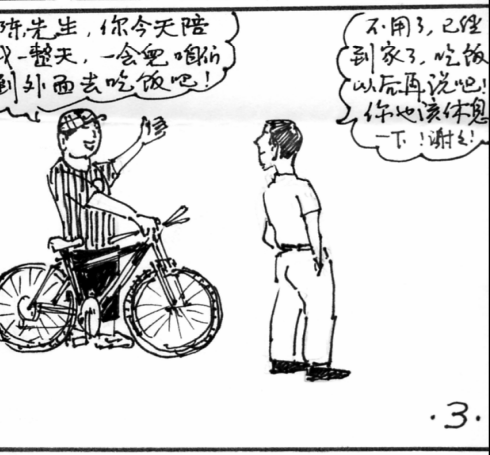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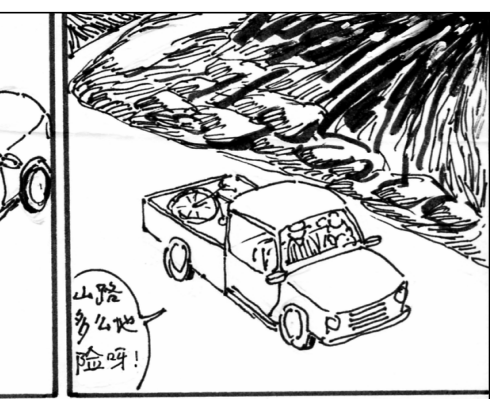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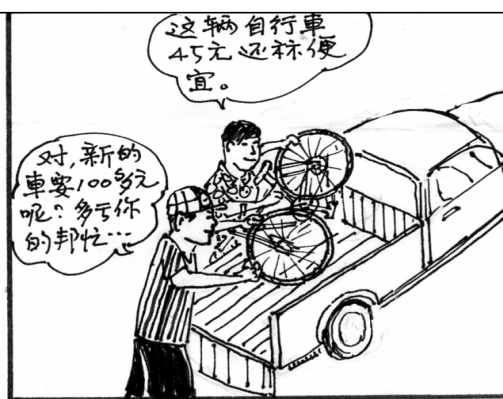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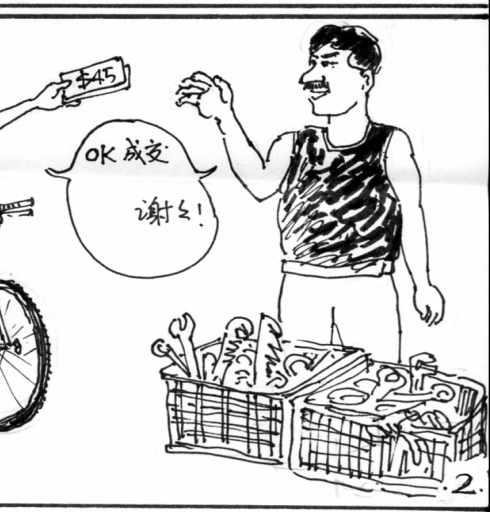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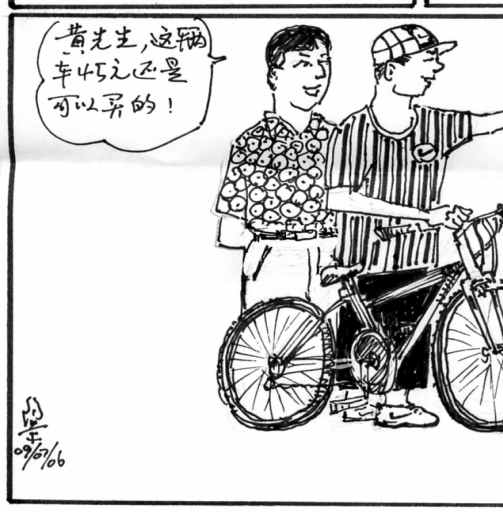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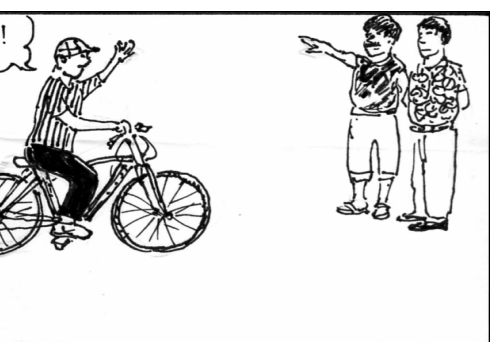
嘿嘿，若是他真出馬，  
老夫台聯也有搞頭了...



## “流美”出派

美国梦(十二)

仇錫榮 画



# 心靈的渴望



■ 范學德

人若沒有了渴望，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動力。  
問題只在於渴望的是什麼？

(一)

荷馬在他的史詩中說過：在塵埃中呼吸和爬行的一切造物之中，就是在整個宇宙之中，沒有比人更為不幸的了。這話意思就是，哪怕就算是什麼阿貓阿狗阿豬的，也比人幸福得多。希臘有的哲學家就曾經這麼讚美過人的幸福，說幸福就是像豬一樣地活著。

我小時候家裏窮，為了過年過節有口肉吃，就養豬。豬，只要給它吃的，不管是剩飯剩菜，還是酒糟、白菜幫子，它只要吃飽了，就滿足。在泥裏打個滾，隨地大小便，然後，就找個朝陽的地方躺下，曬太陽，睡大覺。這就是生活：吃，拉，睡，周而復始，除此之外，別無所求。

什麼是幸福？對於豬來說，幸福就是一根腸子，只要填滿了食物，就滿足了！

從豬的祖宗起一直到現在，這種“幸福感”從來沒有進化過。有誰聽說過豬尋找過這樣的答案：豬生命的意義何在？或者，為了維護豬權而“殺身成仁，捨生取義”？

(二)

人不是一根腸子，可惜乎，可喜乎？

還是我小時候的故事。那年代，成天革命，革得好些人的命說沒就沒了。我們兄弟姐妹命大，沒被餓死。但是，想吃頓飽飯，吃上好飯，那就是做夢了。夜裏做，大白天也做。

那時經常做的一個白日夢就是吃餃子。我想啊，要是那有那麼一天（也就是共產主義來到了），我想吃餃子就能吃上餃子，想吃什麼餡的餃子就吃什麼餡的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哎呀媽呀，那還不樂死我了！

真沒想到，雖然晚點，但這一天終於還是來了。餃子，我想什麼時候吃，怎麼吃，吃多少，隨我便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不但沒有樂死，反而連吃的願望都不強烈了。就算吃吧，嚼過來，嚼過去，卻怎麼也嚼不出幸福、平安，或者滿足的感覺。

想錢，想權，想女人，想名聲，大概都是這樣吧。你渴望的，你得不到；你得到的，不是你渴望的；你渴望的，並且你也得到了，但你卻悲哀地發現，不過如此而已。

你所渴望的東西並不在你得到的東西之中。如魯益士所說，它們只是我們尚未尋見的那朵花的香氣，尚未聽聞的那首曲子的回音，尚未訪臨的那個國度的消息。如果你執意把得到東西當成你的渴望，那麼，那東西不但沒有消除你的渴望，反而引起了新的渴望，或者，讓你覺得無聊，沒勁，空虛，沒有意義！

(三)

人的一切渴望，都具有一個特點，永不滿足。

中國人常說，知足者常樂。這話從理上說，是這麼個理，但實際上，卻常常不是那麼一回事。就拿賺錢來說，這錢，賺多少是個夠？答案：沒夠。

渴望雖然是由於過去產生的，但它卻絕對不停止在過去。渴望具有指向性，它指向未來。未來永無止境。於是，實現了的渴望只能滿足過去，並不能滿足未來，且只能蘊含著不滿足。

渴望是內在的，但是，滿足渴望的物件卻是外在的。你渴望某種東西，這件事就表明，這個東西在你之外，並且不為你所擁有，因為如果你擁有了它，你就不會產生渴望。

魯益士說：我尚未問誰是我所渴慕的，只是問什麼是我們渴望的，就已足夠讓我悚然生畏。因為我由此瞭解，在孤獨的最深之處，有一條路通往自我之外，與某一事物交往；這事物拒絕認同於感官的任何物件、我們的各種生物性和社會性需要、以及我們的想像或心靈的任何狀態，而宣稱自己是全然客觀的存在。它遠比各樣物體客觀，因為它不像這些物體牢牢地被我們的感覺覆住；它是裸在感官世界之外的存在，沒有形象（雖然我們的想像力用千百種形象向它致敬），不為人所知，尚未被人定義，但卻深深被人渴慕著。

(四)

一切的渴望原本都是對美好的渴望。

以食色為例。食色，性也。對食與色的渴望，是人的基本渴望。人餓了，他渴望的是食物，而不是石頭，食物是好的，它能滿足饑餓的需要；性的渴望，渴望的不僅僅是身體，更是兩人融為一體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這也是好的。

人的渴望，就它的起源來說，乃是被創造出來的。而這個創造在其創造者看來是好的。

但是，人實現了的一切渴望，都表明，無論他得到的東西如何美好，都不是最好；無論他如何努力，他都是被引向最好的，而不是得到最好的。

當然不可否認，就現實性而言，人的一切渴望並不都是對美好的渴望。邪惡的渴望深深地隱藏在人心之中，如貪婪，如嫉妒，如貪吃，如好色，舉不勝舉。

但是，邪惡的渴望不過是扭曲了美好的渴望而已。魯益士說得好：“惡是變壞了的善。一定要存有某些好的東西，‘變壞’才可能發生……他要變壞，必然因為有些美善的事物是他想要的，只是他以錯誤的方式去追求。他必定擁有一些原本美善的欲念，這才有可讓他糟蹋、歪曲的材料。”

就這個意義來說，人的一切邪惡的渴望都表明，人的確是從天堂墮落下來了的，不僅是因為若無天堂在心中，我們便看不到心中的黑暗。更因為沒有人是為了黑暗而追求黑暗，即使在黑暗中行，他也一定自認為那是光明，並且能夠給自己或者他人帶來幸福和益處。

(五)

我們不必為了顯示自己的崇高而蔑視人的一切渴望。人若沒有了渴望，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動力。問題只在於渴望的是什麼？用什麼樣的方式和手段去滿足自己的渴望？這後一個問題，就是所謂的“取之有道”的問題。不能用邪惡的手段去實現高尚的渴望，卑鄙的手段必定玷污渴望。

一個美好的渴望轉變成邪惡的貪念，有一個最重要的特點：那就是把一個有限的美好當作絕對的美好，最高的美好。這就是所謂的偶像。比如，美食，是好，但如果以之為人生的最高目標，那人就成了“豬八戒”。

無論是內在心靈，還是肉體，或者外在於人的社會及自然界，都不是最高的絕對的美好，也就是說，都不可能使人得到真正的滿足。因為這一切都是有限的，有條件的，要消失的，而不是無限的，無條件的，永恆的。

這一切都將過去，連我們自己最後也將隨風而逝。如此，怎麼能夠使人得到真正的滿足？那麼真正的滿足又是什麼？古代詩人是這樣描繪的：你（上帝）的慈愛永遠長存，你的信實直到萬代。

(六)

人的渴望的無止境性，與人的靈性有關。人為萬物之靈，這似乎是中華文化的一個公理。但這個靈到底是什麼？雖語焉不詳，卻很少有人爭論不休，它就是所謂的道德心。凡人皆有惻隱之心，仁義禮智根於心。這個“道德心”又成為人獸之別。

正因為人有靈性，所以，追究天人之關係，就成了人生的基本問題。什麼是天？什麼是人？天與人的關係是怎樣的？人安身立命的根何在？人不斷地問天，也問自己的。

這樣的反思就接近了席勒所界定的“靈性”觀念。席勒認為，靈性乃是超越思想觀念之外的，“一種瞭解原初現象或意義概念的特殊能力，且具有一種為善、為愛、為悔罪與虔敬而有的特殊情感和意志能力……人的靈性能超越它自身，將整個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宇宙，連同它自身，都當成它認識的物件。”

海德格爾則以“超越觀念”的概念，進一步揭示了人的靈性。

人的靈性在於他能夠把天地萬物以及他自己，都作為認識的物件，並且，能夠不斷地超越。這樣，人的靈性就使人面對一個嚴峻的處境：要麼，它就在人與宇宙之外找到一個超越人與宇宙，並且支撐著人與宇宙的根。也就是，找到一個不可被超越的絕對者，從而為人與宇宙確定意義；要麼，它就面對一個看不到底的深淵，那深淵中寫著：沒有意義，一點意義也沒有。

據說，羅素說過這樣一句話：除非你假定有一位上帝，否則，探討人生目的是毫無意義的。這句話在理論上是誠實的。也正因為排除了上帝，所以，無神論不可能提出人生意義的問題，或者說，它關於人生意義的探討，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。從一個沒有意義的物質中，無論怎麼進化，也產生不出來意義。

(七)

我的心啊，你為何鬱悶？這是古代人的問題，也是現代人的問題。無“家”可歸，這就是鬱悶的總根源。

人的靈性迫使人面對一個抉擇：要麼以上帝為家，從而安身立命有根；要麼走向絕對的虛無，從而一生流浪。非此即彼，無中間道路可以選擇。

主啊，我們的心如果得不到你，便不會安寧。奧古斯丁的這句話，最深刻地描述了人之心靈的終極渴望，那就是對上帝的渴望。魯益士則這樣描述：雖說有時我認為，人類根本不對天堂有任何盼望，但是大多數的時候，我發覺自己頗驚訝地發現——人類的內心深處除了盼望天堂之外，並沒有其他的盼望……這盼望是每個靈魂的隱私，是難以言宣、無法消解的欲望，是我們未邂逅妻子、遇見知己、擇定事業之前所渴求的東西。而躺在臨終的床上，不再知道何謂妻子、何謂朋友、何謂事業的時候，我們仍會這樣渴盼著……

除了天堂，別無渴望。

意識到自己對上帝的渴望，這正是上帝對人的渴望，他渴望人能夠倚靠他，信賴他，像耶穌基督一樣地稱呼他：阿爸，父啊。